

過站不停

蘇偉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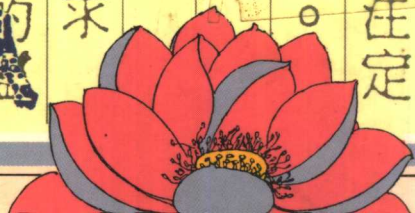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女人的一生，真有命中注定嗎？注定環繞一個男子而流動。

腥濁的河水流往何處？那垂危的生命向何方祈願？如果一個人死在赴醫半路，他仍會要求

走這一遭不是方向的方向？他的靈魂找不到找不到生命最深摯的終點

？愛的旅程在某個驛站也布滿這樣

的疑惑吧？
愛的憧憬在春天會得到安撫嗎？



洪範文學叢書 220

過站不停

洪範書店印行



過站不停

②④ 洪範文學叢書

著者：蘇偉貞

發行人：孫玫兒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臺北市廈門街一二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臺北郵局六——五三號信箱

三九二七五七七·三九四六七九〇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——〇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排版：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：長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（理律法律事務所）

初版：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

（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）

定價 110 元

ISBN 957-9525-78-1

蘇偉貞

廣東番禺人，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生於臺灣，政戰學校影劇系畢業，曾服務軍中，現任聯合報副刊編輯，致力文學創作；出版有小說與散文集多種，包括洪範版長篇小說《有緣千里》，短篇小說《陪他一段》、《舊愛》、《離家出走》，中短篇集《流離》，及散文《歲月的聲音》、《來不及長大》等，另有短篇小說自選集《我們之間》問世。此書之成為蘇偉

貞創作生涯裏最特殊的經驗，蓋前此曾以中篇小說的面貌出版，但作者爲求藝術完美、深入，遂取回重寫，前後進行改作，賦予全部一貫的修訂，同時更以後設的心情觀照，增入書簡八封（一稱「潛情書」）複疊視野，加強感情張力，打通情節。

目次

含羞草與潛情書

一

過站不停

五

潛情書之一：本能生活

七

潛情書之二：精神勾引

五三

潛情書之三：不明顯的性格，再沒有愛情神話

七九

潛情書之四：真實的情況

一二一

潛情書之五：愛為什麼要讓別人知道

一二七

潛情書之六：時間的限制

一六一

潛情書之七：他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

一八一

潛情書之八：開始與結束

一九九

含羞草與潛情書

蘇軾傳貞

七十一年五月「人間有夢」開始在婦女雜誌連載，並且以同名於七十二年在其關係出版社出版。因某些理由，多年後，我「耿耿於懷」的將此篇小說改寫修訂同時，意外的，這本書的版權突獲收回，然而修訂的工程已經不能停手，我仍決定繼續並且放棄集中其他短篇，單獨修改「人間有夢」這篇中篇小說，我希望它成為獨立的篇章出書。定稿後，篇名改為「過站不停」，就是這本集子。面對改寫的矛盾過程，我不能說「悔其少作」，因為畢竟當年也不年輕了，我稍能釋懷於自己繼續改下去的信念是——在小說寫作的歷史上不乏重寫短篇為中、短篇，或以新的角度重寫某個題材者。張愛玲的「金鎖記」是一個例子；因此就真實的意義上說來，修訂小說內容，畢竟也有新的創作的影子吧？而以另一面心理因素而言，我不禁想到孩子

是自己的好的屬於情感上的一個象徵意象——含羞草葉片因失去水分及補充水分的復合與張開。無論實質與象徵，多年前失水的章節，經過緩慢的自癒後，在創作的葉枕上注入新的水分而重新張開自己。

我對這篇小說中情節的發生，情感的描述當然已不復當年情懷，我仍能記憶，那已是另一回事。因此，無論我有多麼強烈的修改意願，我努力做的是保持當年的情懷痕跡。我深信人的創作刻度一如人的本能情感，是原始而自然的，但是會隨着年齡的增長有不同階段性的原始圖騰，我們無須在三十歲時去修改已經發生過的二十歲的心境。修訂過而你也較能控制的現狀並不一定是好的，沒有辦法重來一次而失控的過去不一定是壞的。我們都會在其中發生得到一些什麼，也失去一些什麼。我想，對整體人類說來，並不重要，只對你個人有意義吧？

我做的比較多的，另外加入新寫的觀念性的信件，共八篇，整輯定名——「潛情書」，信件跟着小說情節走，同時詮釋小說中某段情感發生。八篇同時也可以是獨立的篇章。的確，人生有許多難以言傳的情愛心理如永遠的心底獨白，親近如三生石上緣訂亦無以和盤托出。這樣的心理獨白，抽離小說情節之外，也可以單獨存在，

我一向看待這樣的表現情感方式有理智成分，而小說本身我想不妨說它是完全的感性吧。人生的情感架構，應當有感性的水分，也有理性的鋼骨，不可能是完全的情感。潛情書是我為小說注入的水分，幫助小說舒展自己。每一封信件，我下筆之初便將它當成一個主題來寫，我希望它能表達它獨立的氣息，不妨礙小說發展，也不妨礙閱讀，當然，它也不必那麼地輔助性。在這本集子中，我希望他們能復合，也能有個體魅力。

時間真是最好的緩衝劑，關於這本小說集在六年之後得以新的更完整的面貌出現，我想，除了時間，我們無法強硬致之。我特別要感謝葉步榮先生的耐心等待。噢！還有曼倫那不可言說的感染力與付予這本書的整體安排意見，對我來說永遠重要。另外，要謝謝義芝慷慨地將他的詩名「潛情書」借我一用，我不免要說，以「潛情書」為輯名，安定了整個的書信精神。

又是一年開始，民國八十年了，在新春伊始翻開這本書扉頁，對我而言，不啻如黎明即起清明的一天開始。但願也有個好的結束。

這一生，我期待含羞草般的復合與展開。對一名寫作者說來，那過程並不代表

• 停不站過 •

世俗標準所定義的開始與結束。

過站不停

薛敬：

我已在昨天正式發佈成爲首席導播，至此地步，距離我悠遊人間的夢土是越來越遠了。有機會，我會到東南亞或國外任何地方休假，但是不會回楓港。

你呢？還有多久回來？還是非要念個學位才回來？

臺北經常下雨，足以令一個正常人身心俱疲。臺北的多雨你一向都知道的。

你一定願意聽聽李磊的消息吧？她仍在拍戲，轉向電影發展去了，我到今天沒和地面對面見過，她似乎也在躲我，我見她的意願一直不高，恐怕她心底十分清楚。

張及同離婚了，離開電視臺自己在外開傳播公司，經常到公司來走動想做節目。我碰到他總是不予理睬，沒辦法，我對他一點興趣與耐力都沒有。

講了這麼多，無非報導實況。寫信是我現在唯一所保持的以前的習慣，祇有在寫信給你覺得自己還清醒活著。當然，這些信的書寫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了，現在，我祇有生活狀態，沒有心理狀態。

再談

祝

都好

先文敬上

先文決定暫離臺北回去楓港那年是二十七歲的一個春天，也可以說是生命旅途中一個注定的過站。在這之前整整五年，她因為大學時代表現優異，畢業後直接進了電視公司，五年內，她由助理指導升現場指導，過兩年，坐上導播椅再自然沒有

了。這五年當中，甚至十年前離開楓港到現在，表面看上去一切很好，如同一部流暢的電影倒敘——對於角色的行為詮釋，甚至連依據都不必，外表看上去很好也就足以說明一切了，任何語言俱多餘。她自己也知道，這個時代似乎光剩下一幅畫面，沒有說明，沒有文字，光有畫面。在這個畫面裡的任何人可以下自己的注解，不必聽別人的，甚至不必聽自己的。奇怪的是有一天，她忽然聽到一個聲音，聲音是她的。那聲音對她說：「好累！」又加上一句：「真乏味！」這聲音說突然又並不突然，她身上早有這個按鈕，在某個定時，她觸碰到了。

她想到一個故事，一個富極了的君王將兒子帶到一片土地前對兒子說：「你騎馬奔去，跑得到的地方都是你的。」

如果她看得到的地方都是她的，她看到的是櫛比鱗次的房屋頂間、忙碌的腳步、不安的人群、紛雜的色彩。沒有人在乎是不是還有明天。這些不安甚至在黑夜裡仍活著，成爲一股巨大的呼吸聲。

最後那匹馬跑死了吧？誰也得不到什麼。講故事的人的最終目的是不是這個？她想著想著倏地笑了，覺得自己瘋了，爲這麼一件不像事情的事思考。但是真

累，她的身體知道。在這段日子裡，她患了嚴重的感冒、頭痛、神經痛，最後是腸胃炎。她的心裡尚未垮掉，身體先垮了。

童先文戴耳機，薛敬灝啞的嗓音由副控室傳來：「可以了。」

她慣性地擡頭朝副控室比了一個OK的手勢，結束了三個小時的錄影。她將耳機往攝影師座上一掛，逕自出了二號攝影棚。頂上場燈在她背後逐個熄滅，一場心血의證據，頃刻間消失殆盡。下場錄影早已待命，立刻接了上搭景。長年累月使用之下，派拉風、景片上千瘡百孔，洗盡鉛華般的落拓不堪，原形畢露。可是沒關係，內搭景的模樣，連攝影機都不會有意見，何況有生命的觀眾。有生命就能自圓其說吧？！

再不然，景不好、服裝不對，多給點演員特寫。皆大歡喜。都說人生如戲，假戲真做也還不是人生？卻是不能不提防真真假假。出了攝影棚，先文拖著一根清官式的大辮子，用用頭，彷彿就把所有的真真假假留在門後。

她有意繞了遠路，一路進副控室前，卻是不時碰見化了妝的男、女演員，有些在擦肩過去後，才猛然想起是誰，就這樣記不得，還永遠有新面孔。她對長江前後浪、新舊代謝這些名詞完全沒意見，知道扮相、化妝、電視人生全是假的，它們像視覺暫留，過了這站又是另一個新的天地。在保持一張笑臉到副控室前，有名演員手持布袋木偶經過，先文視同常人，朝木偶微笑點頭。她太了解偶像的重要性了，所有的人或物在電視螢幕上都祇是工具，又可能是偶像，這樣偏頗的歸類，連她自己也不能滿意，可是——她想，這段遠路是她自找的。

推開副控室的門，先文收起笑，一股冷氣衝面而來，她真怕了這種無分寒暑的調節空氣。薛敬正順著檢視剛才的帶子，工作多年，品質好壞難逃他法眼，然而變成工作就祇是工作了。她站到他背後，剛才錄的是齣單元劇，很好的臺詞、缺乏生命的情節，演員祇好像播音員。薛敬的鏡頭[Cue]得很流暢。剛才錄到一場愛情戲時，她在棚裡還朝副控室方向找薛敬——戲裡的愛情經常好笑，變成電影或電視時還好，真人在眼前演戲，突然就覺得肉麻。總之，她突然害怕和薛敬共看此一情況，像一條毛毛蟲在放大鏡底下，怎麼也聯想不了牠會有蝴蝶的美麗。

薛敬仍專心看帶子。她推門上了天橋，攝影棚裡燈光師正在調燈，佈景工人費力地釘打景片，那聲音與強烈的燈光，彷彿走了調的人類的生活，她重回到薛敬身後。

薛敬趁倒帶子的空檔回頭招呼先文，看見她正發呆。他一言不發拉她到旁邊坐下，先文也就暫時收心陪著看帶子。棚裡的燈光永遠在大亮的階段，白天夜晚的效果全是做出來的，公司裡就不同了，房間多半隔音、密封，永遠要猜測外面的氣候、天色。最沒有時間、地理條件的地方，創造出不斷的時間與關係。她多麼不能理解。螢光幕上，鏡頭淡入後一個特寫，劇情結束。薛敬快速交代完音效、剪輯，和先文走出副控室。外面空氣自然得多，也還是冷，兩個人默契十足地同往節目部辦公室走去，一路沉默。

「有事？」他突然想到什麼似問道。

「能有什麼事？」先文向來不刁，而是詞窮。

無論在工作上、生活裡都有接觸，先文的含蓄永遠比薛敬能臆測的還深。幸好也不是一個要答案的問話。

「晚上的聚餐，妳去不去？」他又問。

這次，先文連話也沒，光搖搖頭。

薛敬不看也料到答案，每次做完節目，先文整個人縮水一樣，也不是完成傑作後的脫胎換骨，而像是氣放盡了，沒了思想、個性，誰也搭不上。公司裡送往迎來，她一向少參加，她常說：我又不是吃飯機器。說她不合群，又不是，又不像過分重視工作而忽略了其他。

「妳患了職業疲乏症。」薛敬靈機一動，暫停腳步。

先文仍漫不經心，繼續前進：「那也不值得下定論？」她不到目的地，向來不能專心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第一、我不多愁善感；第二、這工作不能叫職業。」

「叫什麼？」

「無聊。」先文進入辦公室，往桌前一坐，坐定了似的，帶了份專心安閒的味道。